

文化博览

古代文人的端午情怀

刘晓丹

榴花照眼,粽叶飘香。农历五月初五,端午节如期而至。这个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老节日,历经两千余载岁月淘洗,赛龙舟、食粽子、挂艾草、饮雄黄酒等习俗代代相传,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。而在历代文人笔下,端午更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。他们或借节日习俗寄托对屈原的追思,或在节庆景致中抒发家国情怀,让端午在历史长河中沉淀出独特的人文底色。

纵观中华诗卷,唐代诗人杜甫写下《端午日赐衣》:“官衣亦有名,端午被恩荣。细葛含风软,香罗叠雪轻。白天题处湿,当暑著来清。意内称长短,终身荷圣情。”唐至德二载(757年),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投奔肃宗,被任命为左拾遗。这首五言律诗记录了他入仕后第一个端午节的特殊经历。唐代宫廷赐衣的端午旧制,被其描写入微。葛布的柔软、罗纱的轻盈,在诗人的笔触下仿佛触手可及。那个颠沛流离半生的诗人,终于在这一天感受到了温暖与体面。那一声“终身荷圣情”,何尝不是对安稳日子的珍视?

与杜甫的感念不同,南宋文天祥的《端午即事》,则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明志之歌:“五月五日午,赠我一枝艾。故人不可见,新知万里外。丹心照夙昔,鬓发日已改。我欲从灵均,三湘隔辽海。”文天祥写下此诗之际,南宋江山已是风雨飘摇。他出使元营被扣,逃脱后又不为朝廷所信,处境可谓内外交困。诗中“丹心照夙昔”,正是这位英雄剖白心迹的铿锵之声。“我欲从灵均(屈原)”,表达的并非消极之念,而是要以屈原为榜样,以死报国、以明心志。端午,在文天祥笔下,不再是节日的欢愉,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悲壮与坚守。

端午与屈原的关联,几乎是历代文人绕不开的主题。宋代诗人张耒的《和端午》便是其中代表:“竞渡深悲千载冤,忠魂一去詎能还。国亡身殒今何有,只留离骚在世间。”龙舟竞渡,本是端午最为热闹的民俗活动,张耒却从喧腾的鼓声中听出了千年的哀伤。他没有停留在节庆的表面,而是直指端午节的深层文化内

核——对屈原的纪念。楚国早已灭亡,屈原的身躯也沉入江底,而那篇《离骚》却穿越千年,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滋养。张耒以简洁的笔触,在热闹与悲凉、短暂与永恒之间,架起了一座思想的桥梁。

明初诗人贝琼的《己酉端午》,同样借屈原抒发了自己的家国之痛:“风雨端阳生晦冥,汨罗无处吊英灵。海榴花发应相笑,无酒渊明亦独醒。”这首诗既是实写端午天气,也是诗人心境的投射。元明易代之际,贝琼以遗民身份面对新朝,心中的苦闷与彷徨,与屈原当年行吟泽畔何其相似。“无处吊英灵”的怅惘,不仅是祭奠先贤,也是在追怀那个已然远去的时代。末句借陶渊明自况,表明自己在浊世中保持清醒的人生态度。

若论对宋代端午民俗的细腻描绘,则当推苏轼的《浣溪沙·端午》:“轻汗微微透碧纨,明朝端午浴芳兰。流香涨腻满晴川。彩线轻缠红玉臂,小符斜挂绿云鬟。佳人相见一千年。”苏轼笔下的端午,没有家国沉重的叹息,只有人间烟火的温馨。词中女子为迎接端午,沐浴兰汤、缠五彩丝……每一个举动都透露出节日的仪式感。

而陆游的《乙卯重五诗》,则以白描手法记录了一介书生居家过端午的情景:“重五山村好,榴花忽已繁。粽包分两髻,艾束著危冠。旧俗方储药,羸躯亦点丹。日斜吾事毕,一笑向杯盘。”这首诗写于陆游七十岁那年,语言质朴如话,却生机盎然。“粽包分两髻”的生动比喻,让我们看到南宋的粽子与今日并无二致。“艾束著危冠”则是宋代端午插戴艾草的习俗。诗人虽已是“羸躯”,却依然认真地按旧俗储药、点丹,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认真,在“一笑向杯盘”中得到了最温暖的呈现。

从杜甫的感念恩情,到文天祥的丹心明志;从张耒的千年哀思,到贝琼的风雨独醒;从苏轼的民俗画卷,到陆游的山村闲趣……端午在历代文人笔下呈现出丰富的画面。它既是一个追思先贤的日子,也是一个安顿身心的时刻;既有家国的沉重,也有生活的温暖。它让每一个中国人,都能在这一天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。

文苑精英

作家笔下的端午

周承慧

端午又至,艾香漫巷。在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中,我们总能邂逅别样的端午:热闹的、充满童趣的、被亲情羁绊的……

汪曾祺笔下的端午充满童趣。在《端午的鸭蛋》一文中,孩子们挑好了鸭蛋,“装在络子里,挂在大襟的纽扣上……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,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,吃了”,“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。除了敲去空头,不把蛋壳碰破。蛋黄蛋白吃光了,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,晚上捉了萤火虫来,装在蛋壳里,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。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,好看极了”。

鸭蛋不仅仅是端午的吃食,还是孩子心爱的饰物、可供孩子把玩的物件。旧时物质匮乏,孩童一般都没有专门的玩具。怎样才能把寻常物件多次利用甚至“废物利用”,在这件事情上,贪玩的孩子最有发言权。端午节对于孩子们的意义莫过于玩乐,易碎的鸭蛋壳成就了永远的快乐。

沈从文笔下的端午热闹非凡。《边城》里的热闹有三种。其一是吃、穿。“端午日,当地妇女、小孩子,莫不穿了新衣,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。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。”过年穿新衣很常见,端午也要穿新衣倒是不多见。吃鱼吃肉,厨房里香气氤氲,饭桌上觥筹交错,人人尽欢。其二是看龙舟赛。“把饭吃过后,在城里住家的,莫不倒锁了门,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……”此刻,不分贵贱,不分男女老幼,热闹的氛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,热闹公平地属于任何人。城里万人空巷,河边人声鼎沸,再没有比这更

热闹的节日了吧。其三是追鸭子。“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,水面各处是鸭子,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。”龙舟赛是井然有序的,追鸭子却是杂乱无章的。鸭子在水里乱跑,人在水里乱追,越乱越热闹。热闹,无非就是热烈地闹。闹得越热烈,人就越欢快,所谓“嗨翻”大概就是这样。

苏童笔下的端午充满亲情。在《祖母的季节》中,苏童怀念祖母在他脖颈上挂“小脚粽”。“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,走过村弄,在白羊湖一带燕子样掠过。走过春天走过秋天,即使在白羊湖外面的世界里,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。”亲情从不声张,却永远是退路和星光。祖母的“小脚粽”留下的清香想必是在苏童伤心难过、失意挫败的时候给他安慰和鼓励,不然这清香如何永恒呢?

迟子建笔下的端午,粽子是主角。这从她的《故乡的吃食》里可见一斑:“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,将糯米也泡好,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……粽子里通常要夹馅的,爱吃甜的就夹上红枣和豆沙,爱吃咸的就夹上一块腌肉。粽子煮熟后,要放到凉水中浸着,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。”

采(买)粽叶、晒粽叶、泡粽叶、泡糯米、包粽子、煮粽子、浸粽子,为这一口吃食,端午前后主妇算是有的忙了。每个地方每个节日,都有适配的吃食,因地制宜。节日赋予食物的不只是一时的盛宴,还有代代相传的仪式和温情。

作家笔下的端午,各有滋味,正如我们的日子,各有不一样的烟火。自己的日子自己过,节日也有属于自己的过法。无论是怎样的过法,能开心安康地过,就是最好的过法。

旧闻辑录

文心雕“荔”千年情

雨林

“新蝉叫,荔枝熟。”鲜果次第盈枝之季,丹红圆润的荔枝便是夏日独有的舌尖风物。荔枝原产我国岭南闽粤一带,栽种历史跨越两千余年。它春日抽蕊,细花淡黄,花香幽淡含蓄;盛夏时节丹实垂枝,果皮殷红缀斑,自古便是夏季珍馐。

荔枝曾有“离支”古称,得名缘于果实离枝即容易腐坏。西汉史籍便有岭南进贡荔枝的记载,名称辗转演变,后世定为“荔枝”。古时文人常因字形、俗名闹出趣事,宋代有人馈送友人荔枝,笺上误写“离枝”,友人回信戏言:“承蒙远赠离枝,无枝千可攀,有甘香入口。”笔墨闲趣,尽显文人间往来风雅。

荔枝自古珍稀,留下不少采食、斗荔趣闻。汉唐贡荔路途迢迢,唐代名士嗜荔成癖,有人盛夏特意在庭院凿井,将新摘荔枝装入瓷坛悬于深井冰镇,开启瞬间寒气四溢,剥开红壳,果肉晶莹剔透、冰凉甘甜。宋元时期,岭南文人兴起斗荔雅会,荔熟时节,文人雅士携自家珍品相聚庭中,从果皮品相、果肉厚薄、汁水甜度逐项品评,败者置酒陪宴,胜者赋诗题果,成为岭南夏日独有的风雅盛事。北宋蔡襄著《荔枝谱》是世上首部荔枝专著,他遍历闽地搜罗三十余种名荔,闲时常携鲜果与同僚品评,遇稀有品种便分赠同好,以荔会友。

历代墨客流连荔香,留下无数名篇。白居易久居巴蜀岭南,曾写下《荔枝图序》,这篇短文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荔枝的科普文献。“荔枝生巴峡间,树形团团如帷盖。叶如桂,冬青;华如橘,春荣;实如丹,夏熟。朵如葡萄,核如枇杷,壳如红缃,膜如紫绡,瓤肉莹白如冰雪,浆液甘酸如醴酪。”更难得的是,白居易明确指出了荔枝“若离本枝,一日而色变,二日而香变,三日而味变,四五日外,色香味尽去矣”的特性。对于古人而言,能吃到一颗新鲜荔枝,是多么难得。

白居易还亲自种植荔枝并写下《种荔枝》:“红颗珍珠诚可爱,白须太守亦何痴。十年结子知谁在,自向庭中种荔枝。”他在写这首诗时年事已高,时光飞逝,物是人非,不知道荔枝成熟时自己还能否有机会品尝美味的果实,但此刻种下果树,依然让人感到欢欣喜悦、充满期待。在《荔枝楼对酒》中,他更是将吃荔枝与饮美酒并列为夏日两大乐事:“荔枝新熟鸡冠色,烧酒初开琥珀香。欲摘一枝倾一盃,西楼无客共谁尝。”盛夏小酌,鲜荔佐酒,是闲适雅致的消暑日常。

若说“千年荔枝第一代言人”,莫过于苏轼。苏轼与荔枝有着不解之缘。“故人送我东来时,手栽荔子待我归。”苏轼与友人在四川眉山家中栽下荔枝树,并相约荔红即归,谁承想一去不能回。这棵家乡的荔枝树,是苏轼无尽的乡愁。根据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,当时东京开封出售的商品就有荔枝膏、糖荔枝等。被贬黄州期间,还有杭州的故人给苏轼带来了“轻圆白晒荔”,但这些经过加工的干荔枝,没有激发起苏轼对荔枝更大的兴趣。到了岭南后,他才真正与荔枝亲密接触。公元1095年,苏轼在惠州首次吃到新鲜的荔枝,鲜美的味道让他终生难忘,挥笔写下“不知天公有意无,遣此尤物生海隅”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传闻苏轼每逢荔熟便邀约乡邻小酌,边剥荔枝边赋诗,终日流连不肯归家。旁人忧心多食伤身,他却笑言荔香可消解贬谪烦忧。漫漫贬谪之路上,一颗荔枝,成全了苏轼旷达疏朗的人生底色。

荔枝畏寒喜暖,本难在北方落地生根。宋徽宗赵佶却执意打破地域桎梏。据记载,赵佶命人自闽地移栽荔枝至汴京宣和殿前。机缘巧合之下,移栽的荔枝顺利成活,枝头挂果。赵佶大喜过望,作《宣和殿移植荔枝》诗一首:“密移造化出闽山,禁御新栽荔子丹……何必红尘飞无骑,芬芳数本座中看。”相传他还提笔绘就《写生翎毛图》,画卷之上,荔枝繁茂,丹果垂挂,两只鸟雀栖息其间,红绿相映成趣,一派夏日景象。